

[八十七分局系列小说]

FIDDLERS

# 小提琴手们

(美) 艾德·麦克班恩 著  
肖宏伟 译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---

# 小提琴手们

*Fiddlers*

(美) 艾德·麦克班恩 著  
肖宏伟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小提琴手们 / (美) 麦克班恩著; 肖宏伟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133-0240-1

I. ①小… II. ①麦…②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56826号

---

FIDDLERS by ED McBAIN

Copyright: © 2005 BY HUI CORPORATI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-U.K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1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---



**小提琴手们**

(美) 艾德·麦克班恩 著; 肖宏伟 译

责任编辑: 邹 瑄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 设计·印特呢  
yjd@yjd.com.cn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1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5月第一版 2011年5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240-1

定 价: 25.00元

---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# 1

妮诺奇嘉夜总会的经理叫多米尼克·拉帕利亚，是黑社会成员。虽然不算所谓的“大人物”，他却有着相当的黑帮背景，一连串的被捕记录可以一直追溯到十七岁。他蹲过两次监狱，一次因为故意伤害，一次是贩毒。他坚称自己的夜总会是“干净”的，在这里连个吸入器<sup>①</sup>都买不到。

“我们这儿都是上了年纪的客人”，拉帕利亚说，“妮诺奇嘉只有烛光晚餐和轻音乐。我们有一个三角琴<sup>②</sup>手，三个小提琴手，休息时间会在各个餐桌间流动演奏。年长的客人们要么在舞池跳舞，要么手牵手聊天。这儿从来没发生过问题，不信可以去问你们缉毒科的弟兄们。”

“说说马克斯·索伯洛夫吧。”卡雷拉说。

---

①一种医疗器材，里面含有药物，用以缓解哮喘和支气管炎等的发作。

②俄罗斯乐器，巴拉莱卡琴，略似吉他。

现在是六月十六号星期三，晚上十一点。三个人站在发生枪击案的巷子里，一名小提琴手头部中了两枪，刚刚在这里死亡。

“你们想知道些什么？”拉帕利亚问。

“他在这里干多久了？”

“很久了。差不多两年。”

“你雇了一个盲人做乐手？”

“那怎么了？”

“在餐桌间流动拉琴？”

“这地方本来就黑，对盲人来说都一样吧？”拉帕利亚说，“他琴拉得很好。越战时弄瞎了眼睛，知道吗。他是个战争英雄，却被人在小胡同里干掉了。”

“其他在这里上班的乐手呢？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？”迈耶问道。

“没有。他是个瞎子，”拉帕利亚说，“大家对瞎子都挺好的。”

除了会给他们脸上来两枪，卡雷拉想。

“或者夜总会里的其他人？酒保，服务员等等？”

“衣帽间的服务员呢？”

“或者保安？还有别的什么人？”

“不会，他跟大家都挺合得来的。”

“那就说说今天晚上的情况吧。”卡雷拉说。

“他中枪时你在不在？”

“在呀。”

“那从头说起吧。”迈耶边说边掏出了笔记本。

拉帕利亚是这样讲的：夜总会每天凌晨两点关门。乐队在一点半演奏最后一组音乐，小提琴手们一点四十五分进行最后一轮巡演，讨

取小费。酒保们已经上了客人点的最后一单酒水，服务员也已经开始分发账单。

“知道科尔·波特<sup>①</sup>那句歌词吗？”拉帕利亚问道，“‘在小提琴手们逃亡之前’，音乐史上最了不起的歌词之一。夜总会关门之前就是那个样子。大约十点或十点半的时候，马克斯出去抽了根烟。我们店里是不让抽烟的，来这儿的老家伙一半都有肺气肿的毛病。我当时正在吧台那儿跟一对常来的老夫妻聊天，他们从来不坐在餐桌区，总是坐吧台。那一晚过得特别慢，星期三总是过得很慢。他们正说着要搬到佛罗里达去。刚说到萨拉索塔<sup>②</sup>，我就听见了枪声。”

“你知道那是枪声？”

拉帕利亚扬了扬眉毛。

不会吧，他的表情似乎说，你以为我听不出什么是枪声？

“不，”他不无嘲讽地说，“我以为是汽车回火，可以了吧？”

“那你都做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跑到巷子里。他已经死了，仰面躺着，脸上全是血。白色的拐杖在他右手边的地上。”

“有没有看到什么人？”

“有，凶手待在那儿，等着被发现呢。”

迈耶觉得，混混想要表现出幽默感的时候从来都不成功。

索伯洛夫的家人正在举行为期七天的静坐服丧。

迈耶曾经见过这种情景，但卡雷拉是第一次碰到犹太人的守灵场

---

①科尔·波特（Cole Porter，1891—1964），美国著名作曲家、音乐人。

②美国佛罗里达州西部城市。

面，所以他只能照着做。看到迈耶在敞开的房门外脱鞋，他也把鞋脱了。“把门开着是为了方便客人进来，不会打扰其他哀悼的人。”迈耶告诉他，“这样就不用敲门或按门铃。”

他在门右边椅子上的一小盆水里洗了洗手。卡雷拉照做了一遍。

“我不信教，”迈耶说，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进门之前要洗手。”

这些对卡雷拉来说都很陌生。索伯洛夫家的客厅里有二十几个人，其中五个坐在矮条凳上。迈耶后来解释说，这些凳子一般都是殡仪馆提供的。屋里所有的镜子都用布盖着，一个墙角里点了支很大的蜡烛。

根据犹太人的习俗，索伯洛夫当时就下葬了，家人在葬礼结束后立即回家开始服丧。现在是六月十八日，星期五上午。家里的男人们都没有剃须，女人们也没有化妆。深深的丧亲之痛笼罩着整间房子。卡雷拉见过爱尔兰式的守灵，女人们都要跪着，但还是会有笑声，并喝掉很多的酒。他也经历过意大利式的守灵，女人们会尖叫，撕扯衣服。但在这里只有沉默的哀悼。

这间公寓属于马克斯的弟弟和弟媳。弟弟叫西德尼，弟媳叫苏珊。马克斯的双亲已经过世，但还有个上了年纪的叔叔在这儿，以及几个堂兄弟。

这位叔叔口音很重，大概是俄国或中东的口音，分不出来是哪个。他给探员们讲了马克斯小时候的故事。比如他父母给他买了一把玩具小提琴，马克斯立刻就喜欢上了它……

“你是没看见他当时的样子，就像音乐天才耶胡迪·梅纽因<sup>①</sup>！”

弟弟西德尼告诉他们，他的父母很快就让马克斯开始学琴了……

---

①耶胡迪·梅纽因（Yehudi Menuhin，1916—1999）著名犹太裔的美国小提琴家，自小自音乐神童之称。

“当然是拉真的小提琴，不是玩具的。”叔叔说。

……几个月后他就开始演奏复杂的小提琴曲了……

“他的老师都惊呆了！”

“他太有天分了。”一个堂兄弟说。

“是个天才，”西德尼赞同地说，“他生来就对音乐那么敏感，那么有悟性。”

“他是最善良的人了。”

“多可爱的孩子啊。”

“他的演奏能把你的心都融化。”

“他所有的美德都从音乐里散发出来了。”

“琴拉得多好啊！”叔叔说。

西德尼告诉他们，他哥哥被克勒贝尔音乐学校录取时，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后来他被库思明招到自己的私人音乐班时也是这样。“是阿列克谢·库思明，”他解释说，“那个学校的小提琴学院院长。”

“马克斯本来有个大好前途。”

“可是后来，当然……”一个堂兄弟说。

“他被征召入伍了。”

“战争啊。”他叔叔说，舌头啧啧作响。

“是越战。”

“第二十五步兵师。”

“第二旅。”

“D连。”

“不，是B连。”

“不，西德尼，是D连。”



“我给他写过信的，是在 B 连。”

“好吧好吧，不管是哪个连，他回来时就已经瞎了。”

“太可怕了。”苏珊边说边摇头。

“是在医院开始的，”他叔叔说，“吸毒。”

“在医院之前，”他弟弟说，“在那里就开始了，在越南。”

“话说回来，主要还是在医院。”

“是为了治病。”他弟弟点头说。

“是退伍士兵医院。”

这是探员们第一次在这个案子里听到“吸毒”这个词。

他们继续听着。

“而且，你也知道，搞音乐的嘛，”一个堂兄弟说，“流行这个。”

“但主要是为了止痛。”叔叔说。

“可以理解。”另一个堂兄弟说。

“还有，大家偶尔都会抽一点大麻的。”又有一个堂兄弟说。

“就是一点点嘛。”叔叔同情地摇了摇头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”他弟弟说，“直到去世，他一直是这世上最体贴、最有爱心的人。”

“一个大好人。”

“是个好人。”叔叔赞同说。

只有一个女孩儿算得上漂亮，但另一个也很可爱。他并没有期望她们会有多惊艳。你只是打个应召电话，他们不可能给你送来几个电影明星。

昨天电话上那个女人说：“知道这要花你多少钱吗，大哥？”

听起来是个黑人。

“钱不是问题。”他说。

“确定一下，一个姑娘是一千块，过夜。一共两千，不算小费，这是规矩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他说。

“小费一般是百分之二十。”

他认为有点贵，不过也没说什么。

“一共是两千四百块。您给个整数，两千五。您应该是个大方的人。”

“信用卡行吗？”他问。

“美国运通卡、VISA 卡、万事达都可以。”她说，“您什么时候要人？”

“七点整。”他说，“能给我一个金发一个红发吗？”

“漂亮的中国妞怎么样？”

“不了，今天就算了。”

“或者性感的黑美人儿？”

他怀疑她是不是在推销自己。

“就一个金发一个红发。二十岁出头的。谢谢。”

“一定给您弄两个好妞儿。”她说。

金发的那个真的很漂亮。她说自己叫特丽丝。他觉得这不是她的真名。红发的那个比较可爱，自称雷吉，是雷吉娜的昵称。他不得不相信这是她的真名，哪有人会给自己取个艺名叫雷吉娜呢？他猜特丽丝大概二十五六岁。雷吉说自己十九岁，他想应该不假。

“那我们今晚打算做些什么呢？”特丽丝问。

她看起来活力四射，穿了件短短的黑色燕尾裙，黑色高跟凉鞋。

雷吉穿了一身绿色，跟她绿色的眼睛很配，富有爱尔兰特征的面容看起来很严肃，应该是一直戴近视眼镜的，但她的腿比特丽丝的要好看，娇小可爱的乳房与特丽丝波涛汹涌的胸脯截然不同。两人都没戴胸罩。她们在酒店套房里转来转去，好像在参观一座宫殿。

“瞧这儿，有两个卧室哎！”特丽丝说，“我们两个都要试试！”

天亮之前，他们试过了两个卧室，还有那个铺着大理石的浴室里的按摩浴缸，但都没有成功。

“不如我们今晚再来一次吧？”特丽丝建议。

“今晚我有其他安排。”他对她说。

“那就明天晚上？”她说。

“看情况吧。”他说。

“哎，考虑一下嘛。”她说，戏谑地拨弄了一下他软下去的老二，就去洗澡了。雷吉正在餐桌那里喝咖啡，只穿了条内裤，一绺红色的卷发蓬松地垂到腿弯上，小小的乳房上隐约可见几个雀斑，乳头皱缩。

“我们可以单独做的，知道吗？”她说。

他看着她。

“就你和我。有时候两个人做起来效果更好。”

他继续看着她。

“有时候两个女孩会产生压力。我们单独做的时候可以试点新鲜的。”

“什么新鲜的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。我们可以试试看。”

“我们俩吗？”

“如果你想的话，”她说，“再试一试，好吗？”她端起咖啡，喝了一口，又把杯子放回桌上，“而且你可以不用通过总台联系。”

大厅的另一头不时传来浴室的水流声。

“你可以直接打给我，”她说，“别管‘世故之人’了。”说完，她捋了捋头发，踱到吧台前，开始在壁挂式电话下方的酒店便条本上写着什么。她屈身趴在吧台上，全神贯注地书写，白色内裤紧紧包裹着她结实的小屁股。十九岁啊。她撕下最上面一张便条纸，转过身，对他咧嘴一笑，像兔八哥<sup>①</sup>的经典笑容，面颊和鼻子上现出点点小雀斑。她光着脚大步走回桌子边，砰的一声把那张纸条拍到桌上，像发出一张逮捕令。

“打给我啊。”她说。

他拿起来，看了看。

“随时都可以。”她满脸严肃，笑意一扫而光。

“可以，不过今晚不行。”他说。

今晚他要去干掉艾丽西亚·亨德里克斯。

他担心自己无法撑到最后。并不是因为不相信自己，不，不是因为那个——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对的，从一开始做这个决定时他就坚信，只要有机会，这件事必须要做，否则他无法接受自己这所谓的一生就这样痛苦地结束。问题是，他是否还有足够的力气去完成这件事呢？

但是错误总归要被更正，不管过程有多痛苦。

没错。所有那些别人替他做的决定，别人逼他走的道路，别人送他去的地方，统统都需要更正。就在现在。他们必须明白，他早已洞

---

<sup>①</sup> Bugs Bunny，又译宾尼兔或兔宝宝，是美国著名动画系列里的虚构卡通形象。

悉他们犯下的罪孽，他要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。即使是瞎子索伯洛夫，虽然看不见向他脸上开两枪的人，但他在最后一刻也意识到这是赎罪，在夜晚阴沉的空气中低声叫出那个名字：“查理？”——然后，枪声呼啸，鲜血四溅。

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坚强。

不能让疼痛分心。

这样他就可以撑到最后。

星期五中午，卡雷拉和迈耶敲响房门的时候，路易斯·霍金斯正在家睡觉。

他一开始就跟他们说，他昨晚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到家，所以很珍惜自己的睡眠，不怎么喜欢警察一大早就来敲他的门。卡雷拉代表他们两位警察向他道了歉，解释说案子太紧急没办法按正常的时间来办，然后很礼貌地问霍金斯能否花点时间跟他们聊聊。虽然很不情愿，他还是把他们让进了门。

他家墙上挂满了照片，上面是个谢了顶，还残留些花白头发的老头，正在拉小提琴。

“是斯蒂凡·格拉佩里<sup>①</sup>。”霍金斯介绍说，“要咖啡吗？见鬼，我现在完全清醒了。”

他光着脚，穿着浴袍，站在厨房操作台那里一勺勺盛着咖啡粉。

“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爵士小提琴师，”他说，“七年前在巴黎去世。八十九岁高龄时还在拉琴。你知道他八十五岁时说过什么吗？一

---

<sup>①</sup>斯蒂凡·格拉佩里 (Stephane Grappelli, 1908—1997)，法国爵士小提琴宗师，也是欧洲为数不多的殿堂级爵士大师。

个记者问他是否考虑退休。格拉佩里说：‘退休？没有一个词比退休更令人痛苦了。音乐是我前进的动力，给了我一切，是我青春的源泉。’我也这样想。我快五十了，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开始考虑到佛罗里达买个公寓养老。咳，我在那儿找个工作也是轻而易举的事，就像现在在妮诺奇嘉一样，给那些老家伙们拉些吉卜赛音乐。但你们不知道吧，我业余还在爵士夜总会兼职。跟这个城市顶尖的音乐家们坐在一起演奏，这才是我的动力所在。听说过强格·雷恩哈特<sup>①</sup>吗？著名的爵士吉他手。你们从没听说过他？”

“我听说过。”卡雷拉说。

“格拉佩里跟他合作过。你能想象那种乐声吗？整个世界都为之疯狂！他们的五重奏，巴黎的‘热乐俱乐部’<sup>②</sup>！从来没有过那样的音乐，老兄，从来没有。他就是我的英雄。我要是能把琴拉到他的境界就好了……”霍金斯把话音拖得很长，“希望你们喜欢浓咖啡，”他说着，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加热，“你们是问关于马克斯的事情，是吧？”

“是关于马克斯的。”迈耶说。

“我就知道。你知道格拉佩里还说过什么吗？他说：‘我高兴或悲伤时演奏得最好。’我觉得马克斯悲伤时琴拉得最好。实际上，我从来没见过他高兴过。”

“他为什么悲伤？”卡雷拉问。

“他的失明？逝去的青春？所有失去的机会？他演奏的吉卜赛曲子让你想哭。那些老家伙给他的小费很多，真的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强格·雷恩哈特 (Django Reinhardt, 1910—1953)，欧陆爵士乐发展的奠基人，也是爵士史上最伟大的吉他巨匠。

<sup>②</sup>“法国热乐俱乐部五重奏”乐队 (Quintet of the Hot Club of France)，由小提琴大师斯蒂凡·格拉佩里，爵士吉他巨匠强格·雷恩哈特，两位节奏吉他和贝司手组成。

“失去的机会是指？”迈耶问道。

“他本来有个大好前程，可以成为专业音乐家的。应征入伍前他师从阿列克谢·库思明，在克勒贝尔音乐学校学小提琴。马克斯曾是最有前途的年轻小提琴手之一。然后……越战爆发了。”

“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想杀他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霍金斯摇头说，“要橙汁吗？”没等他们回答，他就从冰箱里拿出一个瓶子，“这可是现榨的，”他边倒边说，“我从有机食品市场买的，可不是浓缩果汁。我说，谁会想杀一个盲人呢？为什么杀他呢？格拉佩里说过，他在拥有青春和爱情的时候演奏得最好。我觉得马克斯从来就没有过爱情。其实，我觉得他从来都没有过青春。军队就那样把他弄到越南，他的青春也就那样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他回来时就瞎了。应该把这些告诉那些该死的浑蛋总统们，是他们把年轻人送去打那些愚蠢的狗屁战争。”

“你为什么说他从来都没有过爱情？”卡雷拉问。

“你们见过他这辈子有女人吗？对不起，我没见过。妻子？女朋友？你见过吗？我认识的马克斯是个五六十岁的老男人，脖子上架一把小提琴，在黑暗中徘徊，拉着令人心碎的曲子。我只看到这些。咖啡好了。你们怎么个喝法？”

他们坐在餐桌边，喝着咖啡。

霍金斯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格拉佩里说过，‘演奏时我会忘记一切。我似乎变成了两个人，是另外那个人在演奏。’我觉得马克斯也是这样。我觉得他拉琴时似乎忘记了所有的烦心事。”

“那他有什么烦心事呢？”迈耶问。

“唉，这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他有没有提过自己有什么心事？”

“没有。至少没跟我说过，可能跟其他乐手说过吧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马克斯不太喜欢交际，好像失明使他完全封闭在了黑暗当中。要我说，他唯一表露感情的时候就是拉琴的时候。剩下的时间……”霍金斯摇了摇头，“只有沉默。”

下楼的时候，卡雷拉说：“剩下的只有沉默。”

迈耶看了看他。

“是《哈姆雷特》里的台词，”卡雷拉说，“我在大学公演时演过克劳蒂斯<sup>①</sup>。”

“没听你说过。”

“是啊，我本来可以做个著名演员的。”

“我打赌你可以。”

他们走到街上，开始向停车的地方走去。

“你呢？”卡雷拉问。

“我本来可以成为毕加索第二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小时候，我想当画家。”迈耶耸了耸肩说。

“有没有后悔当了警察？”

“当警察？没有。嘿，绝对没有。你呢？”

“没有。”卡雷拉说，“我也没有。”

他们默默地走向汽车，想着那些没有走过的路，没有实现的梦想。

“我说，我们去见见另一个乐手吧。”卡雷拉说。

---

① 莎士比亚著名戏剧《哈姆雷特》中的国王，哈姆雷特的叔叔。



\* \* \*

“我在没有池子里的活儿时才会去妮诺奇嘉拉琴。”西·汉德尔曼告诉他们。

他们以为“池子里的活儿”应该是那种没人要的、被人挑剩的工作。水池子嘛。

“是乐池，”汉德尔曼解释说，“是城里给音乐剧伴奏的管弦乐队。”

他大约二十来岁，长头发，好像是生错时代的嬉皮士。他们觉得他更像是那种在城里剧院外面的人行道上拉小提琴，端个盘子收取小费的人。一个街头艺人。他们也可以想象他穿着带褶皱的长袖丝质白衬衫，在妮诺奇嘉给老年人们拉小提琴。可是想象他坐在交响乐团池里给著名的音乐剧伴奏，这实在是有点难度。以他们那点工资很少会去看上百美元一张门票的演出。

“我喜欢乐队的工作，”汉德尔曼说，“能看到那么多漂亮的吉卜赛妞儿。”

他们又搞糊涂了。他现在又是在讲妮诺奇嘉的工作吗？

“是合唱队的妞儿，”他解释说，“我们管她们叫吉卜赛妞儿。你坐在乐池里，一抬头就能把她们裙子里面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应该是份不错的工作。”迈耶说。

“一不小心会把眼睛晃瞎的。”汉德尔曼咧嘴笑着说。

这倒提醒了他们此行的目的。

“你说马克斯·索伯洛夫吗？”汉德尔曼说，“那个悲伤的老犹太。”

“可他只有五十八岁啊。”迈耶说。

“还有只有四十岁的悲伤的老人呢。”汉德尔曼煞有介事地评论着。

“他跟你讲过为什么那么悲伤吗？”卡雷拉问。

“我觉得是因为内疚。不过，我们犹太人总是心怀内疚的，你说